

《聯合文學》

蘇偉貞◎著



聯合文叢

159

單人旅行

● 蘇偉貞／著

單人旅行

作者／蘇偉貞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初安民

主編／江一鯉

編輯／余淑宜

美術編輯／周玉卿 張薰方

校對／王開平 蘇偉貞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版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話／(02)27666759・(02)27634300轉5107

傳真／(02)27567914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ms4.hinet.net

unitas@udngroup.com.tw

印刷廠／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總經理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話／(02) 26422629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1999年2月 初版

2001年5月5日 初版三刷

定價／200元

copyright © 2001 by Su Wei Jen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.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單人旅行／蘇偉貞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
聯合文學. 1999〔民88〕
面： 公分. -- (聯合文叢；159)
ISBN 957-522-237-7 (平裝)

857.63

88001750

目次

005 記憶逆旅(序)

▲單人旅行▼

017 預知旅行紀事

027 單人旅行

040 黃昏開始下的雨

045 今天的信

053 初夏預言

062 他日之約

071 童話季節

080 雨季之後

091 兩者

099 低頭

108 時間密道

116 星球，私人擁有

▲問路回家▼

129 以光腳的旨意為名

136 回到我兄弟身邊

149 問路回家

157 雲南子弟泰北老

165 雪的高度

176 耳語三日

188 莫大的明天

聯合文叢

159

單人旅行

● 蘇偉貞／著

目次

005 記憶逆旅(序)

▲單人旅行▼

017 預知旅行紀事

027 單人旅行

040 黃昏開始下的雨

045 今天的信

053 初夏預言

062 他日之約

071 童話季節

080 雨季之後

091 兩者

099 低頭

108 時間密道

116 星球，私人擁有

▲問路回家▼

129 以光腳的旨意為名

136 回到我兄弟身邊

149 問路回家

157 雲南子弟泰北老

165 雪的高度

176 耳語三日

188 莫大的明天

（序）

記憶逆旅

她早上出發繼續每天的尋找挫折感旅程，不想才出門便摔倒在門檻外，她吭都沒吭一聲，若無其事站起身拍拍手，衣服不必管他，那上頭有吃飯時落在上頭的油漬、有原子筆畫的墨痕、有不曉得哪兒鉤綻了線的破口，算算看，一定是上回穿這套衣服踩到溝裡弄的汙泥什麼的痕路最顯眼。她倒是記得很清楚什麼時候穿的什麼衣服，還有那些斑斑點點痕印的歷史背景。不記得走路要看路。

說起這走路不看路、刷牙把牙膏連水喝下去、人在床上起身就從床上摔到地板、剛燒開的水壺伸手就去摸……由她從小說起怕不裝一大籬筐。

她偷偷跟在她们村上鄰居男生後頭去果園摘人家楊桃、芒果、龍眼什麼的，男生在前頭又上樹又撥草好端端走著不見了，於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扯開嗓子找人，人沒找到，把看果園的老頭引了來，老頭人老心狠，一路高舉鐮刀狂奔過來要砍賊，她嚇得大叫大跑，繞著

果園轉找不到出去的路，出果園就沒事了，她拚了命找不到，最後果園老頭看她叫聲可怕，還是個女生，懶得追她了，讓她找了個空隙鑽出了果園，她拖鞋也跑掉了一隻，不用說家裡還有好幾隻成單的拖鞋。回家去，她哥哥們都早坐在家裡了，她哥哥們都沒挨到揍，她什麼也沒幹，倒被罰跪在牆角。她跪著跪著迎著燈打手影子映在牆上玩，又是老鷹又是小鳥又是獅子，花樣還不少。

她媽媽請她吃手栗子：「就這麼不會看臉色！」

她上學校，班上老師打人，少一分打一下，男生打手心，女生打屁股，全部打得啪啪作響。她還被打到，先流了滿臉淚，叫到她領考卷，她走錯了方向，不朝講台走，反而跑了出去，從泥地撿起根樹枝張牙舞爪地對著教室裡比劃：「你敢打人我去教育廳告你！」

所有教室的人都跑出來看熱鬧，校長問她：「妳被打了？」

「沒有！」她說。

「妳考試考不及格？」

老師幫她回答的：「考了一百分。」

考一百分當然不用挨屁股，可惜她不知道考了一百分。老師報分數時她正在書頁上畫娃娃。

一直到她小學畢業老師都在「重用」她，一下叫她去演講比賽，一下叫她作文比賽，一

下叫她去當升旗手，一下叫她當班長，一下叫她參加土風舞比賽、田徑賽、躲避球賽……，她考試無論考多少分老師碰都不碰她一下。

「愛表現嘛妳！」老師說。

這都沒有關係，人生哪裡沒有挫折？反正她總是會從小學畢業的。

升上初中，那是一所私立教會學校——女校，全部是女生，老師幾乎都是女的，唯一的瀟灑、年輕、性格的男老師是個大鬍子，教——呃，不告訴你。

大鬍子的課每個人都考得很好，她天生沒有——嗯，沒有「那個」細胞，總在五十九分跟六十分之間打轉，其實她很想要考得更好，別的同学都專心聽課的專心聽課，拍馬屁的拍馬屁……只有她，老看不順眼大鬍子，邪門嘛！有一天——

大鬍子在黑板上解說完畢課題，自信瀟灑地問大家：「有沒有哪位同學不懂的？」

全班沒有聲音，顯然是懂了。突然她起立說：「老師你把字寫錯了，是『伐』數，不是

『伐』數。」

旁邊同學扯她裙子：「妳該刷牙了。」

她解釋：「我刷過了，是老師該刮鬍子了。」

全班哄堂大笑，她洋洋得意坐下。

下課以後大鬍子叫她到辦公室問她：「妳不滿意老師？」

「你把全校弄得神魂顛倒，我看不順眼。」

「真的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她更得意了：「你故意裝不知道！」

下學期大鬍子沒再來學校，她也留了級。頂大鬍子課的老師仍是個男的，鬍子光的，頭也是光的。一上課就罵大家笨，一直罵到畢業。那門功課她也沒考及格過。

同學罵她：「聰明嘛妳！這下滿意了吧？」

她一跤跌到哪裡去了。

她留級那年家裡問她：「受挫折了吧？」班上同學都比她小，以前都是她學妹。

她嘴硬：「沒有什麼！」

是沒有什麼，這跟她上台北念書以後的發生比起來是沒有什麼。

一到台北，她晚上睡不著覺，寢室裡其他人睡得比什麼都香，她長期失眠，覺得人生極乏味、極漫長、極可疑，每天她夜半在寢室走動，像個夢遊者。她去看醫生，醫生說：「妳這是典型的精神衰弱。」要她每天跑操場五圈，累極了一定倒頭便睡著。但是隊職官根本沒聽過精神衰弱，都說她「摸魚」。

她呢，跑操場先扭到腳踝，還跌了一跤，膝蓋都擦青了一塊，累了個半死，躺下去是睡著了，不到半夜就醒了，比以前失眠發呆的時候更清醒，以前她還可以半瞇半睡的。這下好

了，找不回原來的路了。

這也沒什麼關係，怪異的是，她在台北經常夜間搭計程車，她母親嚇唬她說：「小心點，怪怕人的。」

計程車司機聽到她說起，由後照鏡看了她一眼說：「我還怕妳呢！」

她拿這對話講給別人聽，大家都認為那司機說得對。

她一氣之下決定買車，免得到處嚇人。那天她原本要去買甲牌車，經過一家代理乙牌的車行拐進去看，出來時已經訂了一輛，這跟她早先左探聽右比較決定要買的車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一個在美洲，一個在歐洲。她白費心了半天。

車子拿到後第二天她開去看朋友，朋友問她：「怎麼一拿車回來就撞了？」

她說：「沒有啊？」

朋友說：「這兒怎麼凹了一塊。」

她直接就把車子由車廠開上路，根本不知道要試車。從此那車子不停這邊響、那邊動的。她習慣以後覺得這輛「舊」車也不錯，就是太有個性了，很難預測它。沒什麼交情吧？並沒有從此天下太平，有天，她終於搬了家，搬進五年以前買的房子。房子蓋了五年才交屋。五年，高速公路都建好了。

買房子前她只去看了一眼工地，工地的鷹架都舊了，招待處沒有半個人，也不見任何工

人，但是這都沒有關係，地點還不錯，也許工人趕別的工程去了。

她付完房款之前都沒再看房子的進度。有一天她經過工地，一抬頭她的房子跟以前她看的那時候並沒多什麼，甚至鷹架都不見，房子越蓋越小，她還一路在付錢？

原來建築老闆正和地主打官司，那邊鬧得如火如荼，整條巷子都知道這房子的故事，就她不知道，她自己就住不遠。她不愛走新房子這條路，所以總走另一條，爲了房子也不能愛。難怪她頭次走進工地，巷子裡的人的眼光那麼怪。

後來屋子怎麼解決的？她不知道，她根本打算放棄的，又不真正放棄，地主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，叫她開會，不去，要交錢就交。「不要煩！」她心想。

後來那些地主「戰勝」了吧？不過，不關她的事，她一點都不清楚。

好吧，就算她活該倒楣不精刮，那她搬進屋子以後怎麼說？才搬進去沒兩天，樓下來按門鈴問她：「你們浴室有沒有在用水？」

她說：「沒有啊！」

鄰居說：「有沒有在用馬桶？」

那當然無法避免。

鄰居說：「我們家屋頂在漏水。」

是人總不能不上廁所吧？她只好找工人來敲敲打打，又吵了兩天。總算樓下沒再上來按

門鈴。

輪到她的房頂漏水了，她去找誰？老天爺嗎？她住的是頂樓。

先生罵她：「去找老闆。」

「老闆被地主告進牢裡去了。」她說。

先生大氣：「說妳找不到門路吧！買房子誰叫妳買頂樓？建築商有多狡猾妳知不知道？」

她很大聲回過去：「不知道！！」

她為什麼要知道，明明知道她天生不知道。還冤枉她裝糊塗。

十五年了，她終於碰到當年的大鬍子老師，在女校校慶上。大鬍子老師仍留著大鬍子。也仍記得她。

大鬍子老師問她：「變得精明一點沒有？」

她傻傻地笑了。這些年，聰明與遲鈍把她弄糊塗了。

她說：「總有一天吧？」

大鬍子老師又問：「這些年都在做什麼？」

她理直氣壯說道：「找鬍子刮啊！」

校慶中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她的耳環掉了一隻，不過她不在乎就是。她抽屜裡都是這樣的